

# 米荣：守护国家的希望

本报记者 罗韦



米荣：

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无党派人士，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新生儿内科副主任，北京大学医学部副教授。从事儿科临床、科研、教学工作20多年，对儿内科疾病、新生儿疾病及重症新生儿抢救、早产儿系统管理经验丰富。

## 送给成长中的超小宝贝

米荣

26周提前降生的小宝贝  
你菲薄的皮肤嫩若胶冻  
微弱的呼吸细如游丝  
风驰电掣的转运车  
带重症监护到你的身边  
心跳、呼吸、血氧，面色  
医护阿姨们目不转睛  
娇嫩的你备受呵护  
来到你的第一个家  
早产儿暖箱  
在这里你将完成  
人生中最初的艰难成长

你体重仅约680g  
在细如发丝的血管放置导管  
在不足50ml血液的超小身体内  
采集样本进行检测  
每一个细节每一项医嘱  
都需反复斟酌、不断考量  
在细如发丝的血管中准确判断防微杜渐  
观察你的些许变化  
监护时时不容懈怠

你经历了重重危险  
渡过了种种难关  
你从身可盈掌的纤小稚嫩  
到肢体发育肌脂丰满  
从有创通气到无创鼻塞  
再到今天的自由呼吸  
你用你不断的成长  
书写着自己的生命传奇  
医护人员数十个日夜不眠的守护  
爸爸妈妈近3个月来分分秒秒的新福祝愿  
他们充满希冀的路上不知疲惫  
年轻的面孔不言放弃  
此刻都融入你酣睡中的微笑  
你自由伸展的肢体  
你以逐渐增长的身长体重  
你用日渐增加的奶量  
你俯卧时头部的转动  
你不断成熟的肺部发育  
你以你的努力你的进步  
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小生命的顽强

出生后的86个日日夜夜  
医护阿姨们在不眠中守护你  
而今天你就要回到爸爸妈妈的怀抱  
希望你能够继续努力，追赶生长  
我们会为你的健康继续护航  
祝福你，亲爱的小宝贝

注：米荣写于2018年11月26日。目前为止，她救治过最小的患儿是孕26周出生的这名女婴，出生体重680克，治疗86天后出院。



米荣是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新生儿内科的一名医生，她的患者大多是从出生断脐到满28天的新生儿，其中早产儿居多。只要不能正常生长发育，比如吃奶不够量，体温、血糖不正常，或者有感染、黄疸等问题，就需要到新生儿科就诊。还有一部分是从新生儿期起病，延续到两三个月，也是新生儿科收治的范围。

目前为止，米荣救治过最小的患儿是孕26周出生的一名女婴，出生体重680克，治疗86天后出院。现在，她已经2岁多了，米荣手机里有她各个成长阶段的照片，照片中的她看着比同龄的孩子长得还要结实些。

米荣和同事们常常为孩子们天真又顽强的生命力所感动。她说：“早产儿合并坏死性小肠结肠炎的概率较足月儿高，病情发展会有生命危险。所以，我们经常给早产儿揉肚子做抚触，还会用棉签轻轻刺激肛周，促进排便，以保证肠道功能正常。每次看到孩子全身都在使劲，我们都能感受到那种成长中的努力。”

20多年来，米荣坚守在儿科医生的岗位上，未来她还想继续守护着孩子们，“我们所努力的一切都只是让孩子更健康，家庭更幸福。”

### ■ 37℃的爱

“儿科医护人员需要具备哪些特殊素质？”

“有爱心有责任感是基础。刚出生的孩子虽然不会说话，但是他们也是有情绪有情感的，不舒服的时候很安静，哭的时候反而是状况比较好的时候。那些早产儿需要渡过一道道危险的关卡，首先是肺不成熟，呼吸常常需要气管插管机械通气或者无创呼吸机辅助。刚出生的时候不能喂奶，需要通过静脉输液给他营养。此外，还有感染问题等，需要格外精心照顾。”

米荣说话的声音轻柔，好像生怕吵到孩子们。患儿一点点的好转都会让米荣和同事们感到很有成就感：皮肤一点一点由透明变得红润，从不会吸吮到有一点吮吸能力，体重每天10克、20克地往上长……

其实，米荣和同事的工作远比人们想象得要精细。“比如，病房里早产儿喝的奶是医院统一标准配置、配送的，有一整套流程来保证孩子喝的奶是安全的，温度是达标的。营养科每3个小时送一次奶，全天24小时轮流值班。配奶的时候是40℃左右，送到病房的时候差不多37℃-38℃之间，不冷也不热。”

37℃差不多是母乳的温度，里面饱含着母爱，还有医护人员妈妈般的爱。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新生儿内科创建“袋鼠宝宝照护之家”正是为了缩短母子间第一次拥抱的等待时间，让患儿在住院期间仍然能感受到妈妈的爱。同时，也可以缓解家长的焦虑和恐惧心理，更让他们在医护人员的指导下了解孩子出院后应该如何照顾。

除了危重新生儿转运，新生儿内科的特色技术还有：NO吸入治疗技术，帮助患儿改善肺循环，减少机械通气时间及高氧依赖情况，同时降低患儿远期肺病、眼部并发症，提高生存质量；亚低温治疗技术，通过物理方法降低患儿体温，减少脑细胞代谢，从而保护脑部……

这些技术有一个共同点：尽量减少机械、药物等干预，根据患儿的情况，进行个体化治疗。米荣说：“随着医学检验技术的发展及影像学的不断进步，我们现在可以通过实验室化验及检查更加清晰、直观地了解患儿的情况。但这些只是印证或是辅助临床判断，临床医学的基础观察还是第一位的。所以，直到现在我都喜欢花更多的时间待在病房患儿床旁，了解孩子的状况和病情变化，从细微的表现中及早掌握临床情况。”

“面对患儿和家长，医护人员的心不是要比较硬？”

“我觉得我身边的医护人员心都挺软的。比如，新生儿的血管肉眼几乎看不到，给他们扎静脉非常难，扎一针，可能会失败，有时候我们心里会念叨：宝贝对不起，让你受罪了，还得再扎一针。”

面对一些沟通不太愉快的患儿家长，米荣也表示理解。“我们这些自己是爸爸妈妈的人，特别能理解有些家长为什么在医院容易发脾气，冲医生和护士嚷，真的是心疼孩子却无能为力，他们需要有一个情绪

出口，这一点我们是能够理解的，慢慢也会学会了怎样跟家长交流病情和安抚他们。”

医生们知道患儿家长很不容易，有的在医院等上一天，只为了听医生多说几句话，才安心。所以，米荣加了不少患儿家长的微信，住院时给他们通报病房里的情况，出院后也保持联系，有时还会主动询问孩子的情况。

### ■ 钟情“小儿科”

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新生儿内科在病房楼一层，这里整体给人的感受主要有两个：一是狭窄。医生有一个多功能室，十几平方米，很干净，连垃圾桶都没有，中间有一个椭圆形的桌子，分散放着几个电脑桌还有储物柜，平时值班医生在这里办公，科室的研讨会也会在这里举行。二是有朝气。在楼道走廊里，医护人员的格子储物柜上，除了名字，还有各种贴画、贴纸。穿着白大褂、戴着口罩的医护人员走路很快，动作麻利。

这就是米荣和同事们工作的地方，并不像电视剧里演的那样光亮，甚至有些艰苦。他们把挤出的空间留给了患儿，在楼道里，有一个后开辟出来的母婴室，比40多名护士几平方米的休息室还要大一些，桌椅板凳也新许多。

米荣说：“护士们的工作很辛苦，平时一个护士负责看管5个床的患儿，三班倒，每次进去拎一大壶水，只有吃饭的时候出来一小会。”

高峰期，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日门诊量达8000人次，米荣和同事们有时工作长达14个小时。尽管这样，儿科的平均候诊时间仍然达4小时以上。同时，她是一个科研和临床结合紧密的医疗单位，为临床服务的同时，还要做科研工作，深入地把儿科疾病的机制、检测方法搞清楚。这也是她不叫“医院”而是“所”的缘故。

首都儿科研究所成立于1958年，原名是中国医学科学院儿科研究所，是新中国历史上第一家儿科医学研究所。诸福棠等一批儿科精英潜心研究当时儿童致死率极高的腺病毒肺炎、严重危害儿童健康的急性传染病脊髓灰质炎和麻疹，并取得了卓越成果。1986年建立了附属儿童医院，1993年成立了北京市医用生物制品中试基地，研制并生产出60多种院内制剂，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儿童看病难、缺少儿童用药的问题。如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通过“肤乐霜”“复合钙II号”知道她。

多年来，米荣一直致力于小婴儿、新生儿感染性疾病的研究，开展了百日咳相关科研工作，通过提供实验室检测方法诊断了多

例百日咳患儿，使其得到早期诊断及治疗。

如果说科研工作是枯燥的、艰难的、要忍受得住寂寞的，那么临床工作就是紧张的、繁重的、要经得起诱惑的。众所周知，儿科专业人才培养已经成为北京乃至全国面临的一个问题。

很多医学生被劝过：“千万别干小儿科”。而米荣恰恰是在临床实习阶段决定做儿科医生的，她说也许是因为自己有孩子缘。

据米荣介绍，每年有200多万名儿童从全国各地来到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看病，而能为他们诊治的医生只有400多名。“据相关部门统计，在所有医生中儿科医生的占比仅为6%，远低于儿童人口在全部人口中的占比。而吸引并培养儿科医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培养一名助理儿科医生，就需要8-10年的时间。”

如何缓解儿科医生荒一直是米荣关心的问题。2018年全国两会召开前，她对上海成立“儿联体”的情况、广东儿科医生现状及需求，以及上海交通大学、同济医学院、复旦大学儿科专业的招生情况进行了了解分析。那一年，她提交提案呼吁加快儿童医院建设步伐、提高儿科的优势以及吸引力、不断完善及改进毕业后儿科专业的规范化培训。同时提出“儿科传染病高发、频发、多发，尤其危重传染病患儿较多，建议相对有条件的城市，在儿童医院建立独立的儿科传染病房，以达到更好的治疗效果”。

米荣讲述自己的从医经历，无论是激动、喜悦还是伤感，最终都变成了一种坚定，给人一种力量。就像她在《让我守护你》中写的那样：我们了解你的脆弱/更懂得你的来之不易/我知道你的健康就是家庭的未来/我们用毫升计量你的每日入量/我看到你的些许进步就欣然/因为你的点滴成熟就蕴藏于此/你的未来就在我们共同努力的今天……

### ■ 汲取前行力量

“您对参与全国政协的委员读书活动有什么感受？”

“其实我的知识面很窄，大都是关于医学专业的，读书活动开阔了我的视野。我平时读书缺少与人交流，而参加读书活动，不仅读了一些推荐的书目，还学习了委员们的精彩观点。在读书活动中，我就是一名学生，有时还发表些不知深浅的看法，如果有不妥之处，希望大家一定多批评指正。”

采访中，米荣谈到读书活动讨论发言中的欠缺，还会惭愧地掩起嘴，但依然微笑着，声音轻柔。被问及援疆、义诊等事迹，她总是一句带过，只在谈起读硕士研究生做

的第一个课时“夸”了自己——“我培养细胞特别成功，从原代开始进行培养，难度较大，而能够成功可能是因为我给容器、工具消毒时特别认真，刷得很干净。”

其实，米荣的性格很符合人们对儿科医生的想象。同时，还有很像战士的一面，“我少年时，有过穿军装的愿望。人民子弟兵保家卫国，无上光荣。”

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米荣就展现了这一面。去年，她不仅与同事们在医院抗疫，还把一些思考带到了履职平台。她向北京市委统战部提交了《关于做好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工作的一点思考》，提出这次疫情也是一场全民卫生、健康科普教育，呼吁有关部门引导民众科学认识相关数据，避免引起恐慌。向全国政协提交了《建议开展武汉地区新冠肺炎恢复期患者血清中和抗体调查》《关于提高国内英文期刊的学术影响力的建议》两份社情民意信息。

去年2月，全国政协委员移动履职平台“防控疫情主题读书群”开通，委员们共读《病毒来袭》，米荣还曾导读过“什么是流行病？”一章。米荣认为，“面对严重危害人类生命健康的新型传染性疫病，医务人员除了做好防控和救治的准备，还要从历史中去了解瘟疫，从优秀的书目中走进这一专业领域，同时关注疫情的发展变化，通过学习不断提高认识，汲取前行的力量。”

“今年全国两会刚刚闭幕不久，有什么事让您难忘吗？”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提到了‘三千孤儿入内蒙’的故事。我读大学之前在内蒙古长大，对这段历史比较了解。当年，草原上的牧民纷纷骑着马，赶着勒勒车，有的甚至从几百里外赶到育儿院申请领养‘国家的孩子’。孩子们找到了家庭的温暖，健康成长。如今，他们在各行各业为国家建设贡献着力量。”

米荣每天面对的孩子也是国家的孩子，她把为孩子治病看作比天还大的事情，“我喜欢看到孩子们被治愈，恢复健康，活泼顽皮的样子。”

### 记者手记

本报记者 罗韦

## 听声音，她们就让人信任

采访米荣委员，我一上来就吃了“闭门羹”，她说不希望过多报道她个人的事情。请她讲故事，她说自己从求学到工作都是按部就班，没有什么感动人的事情，提交的提案以及履职时的各种发声，大都融合了同事、同行的感受和观点，是集体的智慧，不敢任性。

听了这些话，我真的很担心稿子没有米下锅。但是，很快米荣委员就暴露了她的“弱点”——她的患者。她说：“每个孩子都有故事。”她讲起正在救治的患者，还有难忘的救治经历，好像有说不完的话。虽然有些专业术语不太容易懂，但是，我记住了这样一些话：“你看，一片小小的纸尿裤，就是这个宝宝的一件衣裳。”“有一名早产儿多脏器功能衰竭，家长很心痛，但是决定如果救治不成功，就捐献孩子的角膜给需要的人。”……她说等疫情过去，一定要带我看看病房里住着的那些孩子，感受到孩子们的努力，就会懂得她们干“小儿科”是为了什么。

经常有患者家属跟米荣和她的同事们说：“您不仅挽救了一个小生命，更拯救了我们整个家庭！”其实，她们多年来看过不少伤心事发生，但是永远不会麻木，而是一直在用自己的方式消化，再想办法增强本领避免这样的事情再发生。她们也关心医疗背后的民生问题，希望更多的社会力量能够共同努力，让孩子更健康，家庭更幸福。

虽然与米荣和她的同事们接触的时间短，但先听声音，她们就让人信任。在她们看来，她们做的事情很平常，但是那种低调朴实，那种温暖动人，直抵内心。